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

卷之十四  
傳類

16  
649  
14



16  
649  
14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傳類

韻會傳文在戀切。史氏紀載事迹以傳于世。亦曰傳。諸史列傳是也。古へニ事ヲ記スニハ年月ヲ編リ。春秋魯史ノ体是ヲ古史ト號ス。前漢ノ司馬遷初メテ史記ヲ作テ。本紀列傳ヲ分タリ。帝王ヲハ本紀トシ。臣下ヲハ列傳トス。是ヲ正史ト云。其後前後漢書三國志普書南北史唐書以下。皆史記ノ体ヲ學ベリ。是ニ因テ人人ノ事ヲ記スヲ傳ト云也。是又文ノ一体ト成レリ。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陶淵明

淵明ガ事ハ上ニ見ヘタリ。淵明カ門前ニ五柳樹アル故ニ自ラ五柳先生ト號ス。而ノ自ラ其傳ヲ書也。凡ソ傳ヲ書ニハ佗人カラ書事ナルニ淵明初メテ自ラ書也。是モ司馬遷ガ自叙傳班固カ叙傳ノ例トモ云ヘ

古文眞寶諺解卷之十四

キニヤ。其後唐ノ白樂天自ラ醉吟先生ト號シテ自ラ其傳ヲ書リ。是モ五柳先生カ傳ヲ慕フニ書リト舊唐書樂天カ傳ニ見ヘタリ。淵明集第五証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郭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吾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蕪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萬里居士曰。此篇二段。自首至去留策一段。自環堵至終策一段。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

萬里曰。先生。陶自云也。淵明。潯陽柴桑里ノ人也。方輿勝覽二十一。江州部柴桑山。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近栗里源。此傳詞ヲ設ケテ云ニ因テ。何レノ所ノ人ナル事ヲ不知ト書也。其姓ハ陶。名ハ潛。一ツノ名ハ淵明。字ハ元亮。此ニ姓字ヲ詳ニセスト云事モ假設テ云也。後漢書逸民傳ニ野王一老者不知何許人也。ト云文法也。其宅邊一柳五本アリ。因テ五柳先生ト名付ク。淵明カ柴桑ノ宅ニ五柳アリ。彭澤ニハ五柳ナシ。淵明彭澤縣ノ令ト成ニ依テ。縣令ノ事ニ五柳ヲ用ルハ誤也ト云リ。

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

先生人トナリ。胸カニシテ言少ナシ。世間ノ榮華利達ヲ慕ハス。常ニ好ニテ書ヲ讀ム共其ムツカシキ處ニ至テ

ハ強クニ深ク解ホドカニ事ニ不求スラクト通り過成  
ハ義理ノ心ニ合フ事ニレバ毎々面白ク喜ビテ食事  
ヲモ忘ル許リ也。隨韻會安也。又安之也。ヤスラカナ  
ルヲニハ解解韻說文判也。廣韻講也。說也。又禮記經  
解註解者ハ分析之名會說  
文合也。既說文笑喜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

留

先生天性酒ヲ好ム家貧シケレバ常々酒ヲ得ル事能ハ  
ズ親戚舊友共其事ヲ知テ酒ヲ調テ先生ヲ招キ呼コ  
トアル先生即チ往テ飲テ必ス醉ヲ以テ期トス既ニ  
醉テハ即チ退出ス必スレモ取ント云心モナク亦必シ  
モ留ラント云心モナシ只典ニ乘スル迄也。隨說文嗜  
欲喜之也。スキコノム義也。親親族也。舊舊故友達ヲ

云造詣也其所ニ云ル也。期限也。既醉毛詩大雅既  
醉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云注與各同說文各  
恨惜也。又恪鄙也。慳也。增韻俗作恪通作各論語  
出納之各註查於出納也。ヤフサカ共ラレム共讀レ  
ハクヲレム義其中ニムサボル意アリ。羅山曰各惜セサル  
ヲヤフサカラスト云也。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屨空晏如也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疏曰環  
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堵一堵。說文堵垣也。五版爲  
一堵。徐曰一版五尺也。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  
云版廣一尺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後漢樊英傳  
列環堵之中註面一堵也。羅山曰環堵方寸ノ事  
也。先生居レル所環堵ノ中蕭然トサレシクシテ多バラナ  
ル家ナレバ風ヲモ日ヲモ掩ハサル也。史記司馬相如ガ  
居徒ニ四壁立トコル類也。隨韻會二曰粗不徐曰粗  
猶麤也。鄭康成曰毛布也。正義曰今夷狄作褐皆  
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左傳余與褐之父睨之杜註

褐寒賤之人也。孟子云：衣褐。註以義織之。若今馬衣前，張良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羅山曰：先生之著，物短，衣褐。事也。或ハ毛ヲ以テ織トモ云リ。穿結ウゲ破レテツヅリ結ベル義也。ツヅレヲ百結不トモ云リ。董先生百結衣。子夏之懸鵝，衣ノ類是也。唐書：杜甫傳：衣不盡體，常寄食于人。ト云リ。其醉時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糝如絲。云云。簞瓢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云：簞食，人云：瓢飲。回也。其庶乎。コ。飲物ヲ入ル器也。屢空，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ハ頻數。シキリナル義。サイク貧シクシテシテ何モ無ラズ云。晏如也。白孔六帖云：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羅山曰：晏如ハマスラカニシテ。何共思ハヌ体也。居所不食如此。貧シケレ共。先生晏如トシテ樂ミ居ル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先生平生文章ヲ作テ自ラ樂テ心ヲ慰ム。今世ニ行ハルハ淵明集一ノ卷アリ。詩モ文モ載タリ。詩作リ文作テ其志趣ヲ示シ人間ノ得失ニ心ヲ不係。頗ル樂ヲ以テ自ラ其身ヲ終ス。頤韻會差多。曰：頗多良久。曰：頗久。多有。曰：頗有。懷其心中ニ所思也。得失富貴ヲ得ルト失フト也。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此傳ノ贊也。史記ニ公諸ノ傳ノ後。太史公曰トアリ。是贊也。漢書ニハ傳ノ後ニ贊曰トアリ。今此傳モ漢書ノ体ヲ學ベリ。後漢書ニハ論曰：贊曰トアリ。是亦傳贊ノ書様ニ不同マル也。但シ晉書ノ本傳ニハ此贊ヲ不載。註云：贊ハ史ノ評也トアリ。黔婁劉向列女傳曰：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

求義得義其蓋曰康亦宜乎戚戚說之憾憂也  
通作戚論語小人長戚戚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  
憂ル義也汲汲增頭不休息貌又勤急貌以スル意  
也黔婁姓八庚魯國ノ賢人也其二様公孫龍也  
戚タラス富貴ニモ汲汲タラス列女傳ニ公黔婁ノ言ニ非  
ズ其妻ノ言也ト記セリ今此言ヲ極メテ田心ニ五柳  
先生公黔婁ガ輩カト也若人ノ一二字論語公冶長  
篇ニ見ヘタリカクノゴトキ人ト讀リ

酹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酹說文酒樂也徐曰飲洽也又熟也羅山曰酹飲  
公酒タケハナル益也酒ヲ飲詩ヲ作テ其志ヲ樂ム先  
生今ノ世ニ生ルト云共ト古ノ時ノ人カト云ヘリ無  
懷葛天公ト古ノ王號也綱鑑云云無懷氏其治世  
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其食而樂居懷土而  
重生刑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

歟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又葛天氏其治  
世也少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  
熙熙其作樂也二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日  
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艸木四日奮五穀五日謹  
天帝六日達帝七日依地德八日總萬物之極是  
謂廣樂淵明此ニテハ無懷葛天ノ時ノ民カト云リ又  
夏月北窓ノ下ニ卧テ風ニ涼シク吹レテ大キニ樂ニ  
羲皇ニ世ノ人也トモ云リ

種樹郭橐駝傳 莊子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  
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此篇柳文第十七載郭橐駝ト云者意能木ヲ植ル  
故ニ種樹郭橐駝ト云迂齋ガ題註ノ意凡ソ事ヲ為  
ルニ無心ニシテスレバ無勞シテ好成者也強クニ有心  
ニシテスレバ力ヲ費シテ苦勞ス工ニ見事ナラントスレ  
バ卻テ拙ク醜シ無心ト有心トノ間ニ味有ベシ此文曲  
サニ木ヲ植ル事ノ妙ヲ盡ス而ノ只木ヲ植ル許リノ為  
ニ作ルニ非ス民ヲ治ムル上ノ事ヲ説ク為也柳文註  
孫曰姓郭號橐駝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  
黃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鮮牛得養生問鑄金  
而得治人為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  
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為而作也橐音託駝徒  
何切黃氏日鈔六十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種樹郭橐駝傳

莊子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

橐駝

音託

音陀

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郭公氏也其名初八何上云ツル事ヲ不知僕ヲ病テ腰曲ニリ背高ク成テ伏テ行(僂)柳文作瘻韓曰積文瘦僂疾セカバニルト讀今俗ニセムト云仰ク事ナラヌ病也隆(公)高也コンモルト高キ貌也(橐駝)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其獸多橐駝若流沙日行二百里負千斤韻會外國圖云大人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駝陸佃云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峯糞煙直上如狼煙杜詩駝背錦模糊謂馬似橐駝也張華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步千餘里中無水時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橐駝知木脈遇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蹋處掘之得水又曰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路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即以璽掩鼻口其風迅速

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郭ガ背橐駝ト云馬ニ似タリ故ニ其所ノ人名付テ橐駝ト云橐ハク口也駝ハ今ノ世ニロトウト云物也背ニ肉鞍有テ橐ニ似タリカ強クシテ千斤ヲ負人ノ背曲リタル体此獸ニ似タリ郭是ヲ聞テ駝ト名付ル事甚タ能我ニ相當セリト云テ因テ其本ノ名ヲ捨テ目ヲ亦橐駝ト名ノル也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

駝ガ所居ノ郷里ヲ豐樂郷ト云長安ノ都ノ西ニアリ駝善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長安ハ唐ノ都スル所也西フ西京ト云又西都トモ云班固西都賦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淇河涇渭之川

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豪英也強也豪家ハ官位アル歴歷ノ家也富財貨豐カナル人也(養)準也(視)廣韻比也效也長安ノ豪



家富人駝ガ木ヲ植ル上手ナル事ヲ聞及テ遊覽見物ニ其外果子ヲ賣ル者皆我先ニト争フテ駝ヲ迎へ入テ念比ニ其植ル所ニ似せ效フ也

駝所種樹或遷徒無不活且碩茂蕃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駝ガ植タル所ノ木ハ若移シ易ル事アレ共能活著テ大キニ茂リ早ク實ノリテ多クアリ他人伺ヒ效フテ植レ共駝ニ如者ナシ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學〕本集註乳化曰一音字又津之切尚書鳥獸孳尾說文汲汲生也其植様ヲ問者アレハ駝谷ヘテ云

我能木ヲレテ長生シ孳殖セシムルニハ非ス只木ノ自然ニ順フテ其生スル性ヲ遂シムルト也人其ヲ少シモイロハズシテ自ラナルヲ天ト云致公至也來路ヲ推開テ自ラ至ラシムル義也史記扁鵲傳越人ハ我非能生也人ハ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而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子曰子之非難弃之爲難非真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

凡ノ植木ノ性其本ハ曲ニハシテ舒ニ事ヲ欲ス其培フ事ハロクニ平カトラン事ヲ欲ス其土ハ元ノ故キ土ヲ欲ス其根際ヲ築固メテ密ニシテ疎ザラニ事ヲ欲ス如此シテ後ニ木ヲ動ス事勿レ案シ慮ル事勿レ氣

遺スナト也。已ニ植テ其ヲ立去テ顧ニス。其植ル時公  
子ヲ育フ如クスベシ。其打置事ハ育ルカ如クニシテ再  
ビイロヒナブルベカラスト也。國子之難一子ノ如クニ秘  
藏ガル事ハ仕難キ所ニ非ス。只打弃置コトヲ成難シ  
トス。弃テナブルヌハ御テ其木ヲ育テ養フテ子ノ如ク  
ニスル所以也。右ノ如クニ植置ハ其木ノ自然ナル者害  
子ズシテ其木ノ本性不失。能著テ茂リ實ルト也。此  
段一篇ノ簡要也。天便是。天命ハ即チ其本性也。  
前ニハ順木之天ト云。此ニハ天者全ト云。或ハ其性者  
全。而其天得トモ可善ヲ。天者全ト書テ。前ノ天  
字ト易用フ。便チ文章  
ノ新ナル事ヲ見ルト也。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此故ニ號ハ植木ノ生長スル所ヲ害ハザル迄也。能其  
大ニシテ茂ラシムル事アルニハ非ス。其長大ニ成ハ自然

ノ性也。其ヲ害ハ子バ自ラ碩茂スル也。孟子一公  
孫丑上篇。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云云。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云云。予助苗長  
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云云。以爲無益而  
害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  
益而害之。洪然ノ氣ヲ養フニ急ニ其氣ノ出來ル様  
ニスレバ。助長トテ。艸木ノ根ヲ引拔テ。昨日ヨリ今日ハ  
長大也。ト云ガ如シ。當テ其木ヲ害フ也。久レク義理ニ  
違ハ子バ。心ニ愧ル事ナキ所ヨリ。洪然ノ氣自ラ生ス。是  
ヲ勿助長ト云也。不抑。一號其實ノル事ヲ抑ヘ耗サバ  
ル迄也。能早ク實ノリテ蕃多ニスル事アルニハ非ス。木茂  
レバ。必ス實ノリテ多キ也。應上文。此段上ノ碩  
茂蚤實以蕃ノ句ニ相應ス。故蕃一上ノ故ハ。心有テ  
強テスルヲ云。蚤而蕃之ハ無理ニ木ノ實ヲ早ク成テ。  
多キ様ニセントスル也。但シ此注ノ上下ニ缺文有二歟。  
一本ニ以蕃之故ニ作ル。是ニテハ通スヘシ。

他植者則不斲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

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反

他人ノ木ヲ植ル者ハ駭ガ如クニスル事能ハズ根ヲ曲メテ上ヲ取換其培フ事若過ザレハ必ス不及木ヲ植ルニモ能道理ニ合フ事ヲ中トス其中ヲ過ルモ惡ク中ニ及バザルモ亦惡シ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與前相反日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

苟有能ハ苟ハ苟且苟簡猶言聊且也イハカニ粗忽ニスル義也又若如ノ義モ有歟言ハ右聊カモ前ノ木ヲ植ル道理ニ反ク者ハ又其木ヲ愛シテ太ハダ慈恩ヲ秘藏過タルヲ云著ニシキカト憂ヘテ太ハダ勤ム撫ツ控ツイロフヲ云〇與前相反上ノ植木之性其本欲舒トト云段ノ反也〇日視上愛シ過シ憂ヘ

過ス者ハ植木ノ著サルヤトテ朝ニ往テ見タニ往テ撫摩リ〇已ニ其木ノ傍ヲ去テ又寄テ見ルト也

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

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

植木ヲ愛シ憂ル者ノ中ニ殊ニ甚キ者ハ其木ノ肌ニ爪形ヲ入テ生付タルヤ枯タルヤト驗ム驗ハ其證據ヲ考ルヲ云又或ハ其木ヲ揺カシテ根ト土ト疎タルヤ密シタルヤト觀ル也如此スル故テ木ノ生氣日々ニ離レ去テ終ニ枯ル也〇形容上此段助長ノ惡キ事ヲ形ドリ云コト自ノ前ニ親シク見ルガ如シト也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上ノ他人ノ木ヲ植ル如クニスレバ木ヲ愛スト云ト云其實ニハ卻テ木ヲ害フ又木ヲ憂フト云ト云其實ニハ

御テ木ノ讎ト成故ニ他人ハ駝ニ不若也。此外ニハ駝又可爲事アラスト也。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

木ヲ植ル事ヲ問者素駝カ道ヲ以テ官ニ居テ政ヲ治ル者ニ移シテ用ヒバ善シカト也。理說文。治玉也。徐曰。物之脈理惟玉最密故从玉。治玉治民皆曰理。廣韻。料理也。萬里曰。治。理通用之。唐高祖諱曰治。故避之曰理。今案スルニ唐高祖姓ハ李氏。名ハ淵。其次子太宗名ハ世民。太宗第九ノ子高宗諱ハ治。字ハ爲善。是也。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駝答テ云様ニハ我只木ヲ植ル事ヲ知ノ一也天下國家ヲ治ムルノ道ハ我作業ニ非ス然レ共我郷里ニ居テ

人ニ長タル者ヲ見レバ好テ其命令下知ヲ煩數ニシゲス民ノ惡ヲセヌ様ニト甚タ哀憐スルガ如クナレ共。御テ卒ニ罪禍ニ陷ル也。老子ノ治大國如烹小鮮ト云語參考シテ見ルヘシ。羅山曰。長人トハ大小ニ不依。主ト成君ト成者ヲ云リ。愚案スルニ長ハ君長ノ義ニテラサト訓ズ。若ハ長民トモ云ベキヲ長人ト云ハ太宗ノ諱世民ト云故ニ避テ如此ニ云事モ有ヘキ歟。下ノ養人術ト云ト合セ見ヨ。長人ノ字ハ左傳ニアリ。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皆好

朝夕代官ノ下ニアル小奉行役人來テ里中ニ呼ハツテ云。公方ヨリ下知アリ。汝カ耕作ヲ促カニセヨ。汝カ桑麻ヲ植ル事ヲ勉メヨ。汝カ田刈事ヲ催セ。早ク汝カ蚕ヲ飼テ其繭ノ緒ヲ繰レ。汝カ絹ヲ織レ。汝カ幼少ナル子

ヲ育テヨ。沙カ雞豚ヲ生長セシメヨト責ル促催促。モ  
ヨシ急ク也。勗呼上切勉也。督音篤。董也。責也。又催  
趨也。タハスト訓ス。今ハモヨフス心アリ繩本集註韓曰。  
線謂繹爾爲絲繹絲口也。繹線也。孩幼雅也。孟子。  
孩提之童。二三歲小兒。知孩笑。可提抱者字養育  
スルヲ云遂達也。シトグルヲ云。此ニテハ生長シ遂ル也。  
羅山曰。雞ヤ豚ヲ牧テ多ク成マウニセヨト也。如此  
如此民ニ勉メ勸ムルハ好事ナレ共餘リニ也。ハシフニ  
テ卻テ民ヲ煩ハシ乱ル也。周公旦ノ攝政シ給フ時  
ニ晝爾干某有爾索紉ト命シ給ヘルハ民ノ由斷懈  
怠ナキ爲ニ課セラル。迄也。今ハ責ハタリテ嚴密ニ催  
促スル也。正日句法。官命ノ下ノ二句ハ皆ニテツ  
也。其下ノ二句ハ四字ツ、ニテ二ツノ蚤字ヲ用フ其下  
ノ二句ハ四字ツ、ニテ幼孩雞豚ト續クテ云。又爾字  
而字并ニ促勗督線字遂及ヒ耕植穫緒繹トドノ字  
ヲ用フ句法字法皆好。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饘饘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息。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論語先進篇。鳴鼓而攻之。擊木擊折也。拍子木ヲ打也。具本集作輟。饘。孟子。滕文公上篇。饘。而治。饘。於用。切。熟食。又朝食。曰饘。夕食。曰飧。勞。慰也。右ニ云。如クニ呼ハリフレテ。大鼓ヲ鳴シテ民ヲ集メ。木ヲ拍テ民ヲ呼。百姓小人共饗ヲ具ヘテ。其吏ヲモテナレ。御辛勞也。ト云テ馳走スレバ。少シモ暇手透ラ不得。而ルニ又何ヲ以テカ。民ノ生有ヲ多クシ。民ノ性情ヲ安定センヤ。故ニ民皆疲レ苦シニテ卻テ又其所作ヲ怠ル如此。ナル時ハ駝ガ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ルト相似タル所アル乎ト云。

問者喜曰。小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園本集作喜注曰喜也本集無之註曰一有也字問者駝ガニムコトヲ聞テ喜テ云亦善ラスヤ我ハ兵木ヲ養フ事ヲ問ツル思ノ外ニ民ヲ義フノ道ヲ得タリ此事ヲ語リ傳ヘテ官人ノ戒メトセント也官人ヲ治メテ政ヲスル者也

史記列傳十五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云云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皈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不得還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以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辭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狐以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下坐者能為雞鳴於

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史記列傳十五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云云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皈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不得還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以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辭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狐以

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  
姬爲言昭王昭王親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悔  
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至關  
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退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  
果至關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  
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後客皆服孟嘗君云云王安石此傳讀之  
此文之作也○萬里曰此篇三段自篇首至之秦  
第一段自嗟乎至得士第  
二段自不然至末第三段

### 王荆公

宋史列傳八十六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  
好讀書一過自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  
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云云神宗召爲

翰林學士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於是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叔之同領之安石  
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出諸役相繼並與號爲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八年加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其後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復拜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擢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  
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文荆  
公公極惡人也神宗之猜隘哲宗之愚懦二遇之其  
姦黠之恣一ニス詳二通鑑綱目綱鑑補等ノ書ニ見  
ヘタリ○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  
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  
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  
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  
偏感德又隨  
台旆過江東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脱於虎豹之秦

世云傳ルハ孟嘗君能士ヲ招得タリ。是ニ因テ天下ノ士多ク來テ孟嘗君ニ隨フ。果シテ其士ノカヲ得テ虎豹ノ秦ヲ免レタリ。秦ノ國仁義ヲ不知。只暴虐ナル故。虎狼ノ國ト云也。虎豹ノ國トモアリ。孟嘗君傳其外史記ノ中ニ多シ。又漢書賈山傳。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歿已加矣。是迄ハ世間ニ稱スル所。孟嘗君ガ上カ也。孟嘗君天下ノ士ヲ招キテ。毎日三千人程集リテ食スル也。食客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其秦ニ往時。秦ノ昭王是ヲ囚ヘテ殺サントス。其客ノ中ニ狗ノ真似ヲスル者アリ。夜狗ノ体ニ成テ。秦ノ藏ニ入。狐白裘ヲ盜ニ出シテ。秦王ノ寵愛ノ女房ニ遺リ。其二云。成ニ因テ孟嘗君ヲ免ス。孟嘗君即千私ニ夜ニ紛レテ急キ車馬ヲ馳出シテ。夜半ニ函谷關ニ至ル。關ノ法度ニ雞鳴子バ人ヲ通サズ。孟嘗君ガ客ノ中ニ雞ノ鳴ミヲスル者アリ。其ヲシテ時ヲウタハシム。一雞已ニ鳴ケバ。諸ノ雞皆鳴。

門番常ノ雞鳴也。ト思ヒテ孟嘗君ヲ通ス。昭王後悔シテ。人ヲ遣ハシ見セシムレバ。早旅宿ニ不居。依テ急ニ追カケシメテ關ニ來レバ。孟嘗君已ニ關ヲ出テ去ヌ。是孟嘗君ガ士ノカヲ得テ。恐レキ虎豹ノ如クナル秦ヲ脱出。鰥ノ口ヲ逃レタリト云也。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禮記。毛藻曰。君衣狐白裘。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是ヨリ荆公ガ史記ノ孟嘗君ガ傳ヲ讀テ。我意趣ヲ云述ル也。荆公嗟乎ト嘆息シテ云。世間ニ孟嘗君能士ヲ得ルト云共。左様ニハ非ス。只雞鳴狗吠ノ者ノ勝レタル也。何ゾ士ヲ得タリト云ニヤ。士ト云ハ學問シテ道德仁義ヲ知行ヒ。君ヲ佐ケ。政ヲ修メ。民ヲ救フテ安カラシムル者也。雞鳴狗吠ハ盜賊ノオアル類ナルヘシ。雄東方朔傳滑稽之雄也。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師也。



不然ラホレヒ擅齊ラホレヒ之強得ラホレヒ一士ラホレヒ焉ラホレヒ宜ラホレヒ可以南面ラホレヒ而制秦ラホレヒ尚取ラホレヒ

雞鳴狗吠ラホレヒ之力哉ラホレヒ

不然俗語ニ無左ハト云意雞鳴狗吠ニ非ズトテ其實ニ善士ヲ得ルナラバト也孟嘗君大國ノ齊ノ強ヲ我ニスルカラス一人ノ士ヲ得テモ南面ノ君ト成テ秦ヲ制服スベシ秦ニ制セラルベカラス何故ニ雞鳴狗吠ノ力ヲ取及ニヤ喻バ伊尹傳説太公ナドモ是士也湯王高宗文王武王是ヲ得テ天下ヲ治メ給ヘリ戰國孟嘗君士ヲ得タリト云ベカラス若其士アリトテ孟嘗君用ル事能ハジト也南面論語雍也篇集註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制增韻御也廣韻勝也

雞鳴狗吠ラホレヒ之出其門ラホレヒ此士ラホレヒ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

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

脫トク夫子ラホレヒ於劍鉞ラホレヒ豈ラホレヒ所賢ラホレヒ之非賢ラホレヒ抑ラホレヒ天命ラホレヒ之有常ラホレヒ介甫ラホレヒ蓋ラホレヒ自此篇變化來

雞鳴狗吠ノ輩ノ孟嘗君ガ門ニ來テ出入スル公即チ善士ノ至ラサル所以也所以公故也但シ今ハ俗語ニ其筭ト云心也善士ハ賢人君子也雞鳴狗吠ノ者ト大キニ異也孟嘗君ガ身雞鳴狗吠ノ首ラタル者ナレバ雞鳴狗吠ノ輩ハ多ク來レ共天下ノ善士ハ一人モ不來此一轉文章軌範謝疊山云筆力簡而健然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云云上嗟乎一言得士ト云テ此ニテ一轉シテ不然ト云ルハ筆力健カニシテ弱マスト也謝云此篇ノ意ヲ設クル事前代ノ人ノ語ニ本ヅキ述タリト也祖述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朱子註祖述者遠宗其道前言易大畜前言往行疏曰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云云韓文公此祭文韓文公卷ニアリ此ニ所引公其略也嬴氏ハ秦ノ姓也失鹿ハ天下ヲ失フニ喻フ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注曰鹿喻君也。得一士。史記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梁敗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既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頸。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其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亦皆自殺。齊ノ田横ト云者。秦ノ乱ニ兵ヲ起シテ齊ヲ取。又天下ヲモ望メリ。若善士ヲ得タラバ王ト成ヘシ。然ルニ高祖ト戦ヒ負テ海島ヘ逃ル。高祖使ヲ以テ横ヲ赦サント云。時横カ兵五百餘人アリ。横漢ノ使者ト同道シテ降參ス。路次ニテ横ニ云。我生テ高祖ニ見ヘシハ。本意ニ非スト云テ。自ラ頸ヲ刎テ。其客ニ渡シ。高祖ノ使ニ遣シム。島ニ殘レル五百人ノ兵共モ横カ歿タル事ヲ聞テ。皆盡ク自害ス。高祖横ガ首ヲ見テ。淚ヲ流シテ。王者ノ禮義ヲ以テ葬ラル。此ニ云ハ。横カ兵五百人多ケレ共空シク横ヲ歿ニ免レシムル事能ハス。擾々ハ多也。夫子ハ横ヲ云也。韓文注。鉞刃也。横

カ歿ヌルハ其實トスル所ノ兵皆賢人ニ非ル歟抑又天命ノ定レ運ノ常歟ト也。荆公此退之ガ文ノ意ヲ承テ其詞ノ中ヨリ變化シテ書出ス也。退之ハ得ニ士可王ト云。此ニハ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ト云。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